

河南邵氏聞見後錄

二



河南邵氏聞見後錄

(二)

邵博著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河南邵氏聞見後錄
二 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著 者 邵 博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海

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六

歐陽公乞致仕表云。俾其解組官庭。還車故里。披裘散髮。逍遙垂盡之年。鑿井耕田。歌詠太平之樂。客有面嘆其工。綴平淡者。公曰。也不如老蘇秀才。有田一廛。足以爲養。行年五十。復將何求。蓋蘇明允謝官牋中語。公愛之。尙不忘耳。

予見司馬文正手寫歐陽公青州不佞秋料青苗錢放罪謝表。戒小人之遂非。希君子之改過二語。文正喜其工邪。抑以遂非改過爲不然也。如文正力詆青苗等事。免樞近出帥長安謝表。則云。雖復失位危身。終不病民害國。

本朝四六。以劉筠楊大年爲體。必謹四字六字律令。故曰四六。然其敝類俳語。可鄙。歐陽公深嫉之曰。今世人所謂四六者。非脩所好。少爲進士時。不免作。自及第遂棄不作。在西京佐三相幕府。于職當作。亦不爲作也。如公之四六云。造謗于下者。初若含沙之射影。但期陰以中人。宣言子庭者。遂肆鳴梟之惡音。孰不聞而掩耳。俳語爲之一變。至蘇東坡于四六。如曰。禹治兗州之野。十有三載。乃同漢築宣防之宮。三十餘年而定。方其決也。本吏失其防。而非天意。及其復也。蓋天助有德。而非人功。其力挽天河以滌之。偶儷甚惡之氣一除。而四六之法則亡矣。

梅聖俞著碧雲霞應昭陵時名下大臣。惟杜祁公富鄭公韓魏公。歐陽公無貶外。悉譏詆之。無少避。其序

曰碧雲霞廐馬也。莊憲太后臨朝，以賜荆王。王惡其旋毛，太后知之，曰：旋毛能害人邪？吾不信，留以備上閑，爲御馬第一。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，故號云。世以旋毛爲貴，雖貴矣，病可去乎？噫，范文正公者，亦在詆中，以文正微時，常結中書吏人。范仲尹因以破家，交正既貴，略不收卹。王銍性之不服，以爲魏泰僞託聖俞著此書，性之跋范仲尹墓誌云：近時襄陽魏泰者，場屋不得志，喜僞作它人著書，如志怪集、括異志、倦遊錄、盡假名武人張師正，又不能自抑，出其姓名，作東軒筆錄，皆用私喜怒誣讎前人。最後作碧雲霞，假名梅聖俞，毀及范文正公，而天下駭然不服矣。且文正公與歐陽公、梅公立朝同心，詎有異論？特聖俞子孫不耀，故挾之借重以欺世。今錄楊闢所作范仲尹墓誌，庶幾知泰亂是非之實至此也。則其他泰所厚誣者，皆迎刃而解，可盡信哉！僕猶及識泰，知其從來最詳，張而明之，使百世之下，文正公不蒙其謬焉。潁人王銍性之題，予以爲不然，亦書其下云：美哉性之之意也，使范公不蒙其謬，聖俞亦不失爲君子矣。然聖俞蚤接諸公，名聲相上下，獨窮老不振，中不能無躁，其聞范公訃詩，一出屢更郡，人皆望酒壺，俗情難可學。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，崇高不解諛，雖然門館隔，泣與衆人俱。夫爲郡而以酒悅人，樂奏記，納諛佞，豈所以論范公者？聖俞之意，真有所不足邪？如著文公燈籠錦事，則又與書竄詩合矣，故予疑此書實出于聖俞也。

有童子問予東坡梅花詩：玉奴終不負東昏。按南史：齊東昏侯妃潘玉兒，有國色，牛僧孺、周秦行記、薄太后曰：牛秀才遠來，誰爲伴？潘妃辭曰：東昏侯以玉兒身亡國陳，不擬負他。注云：玉兒妃小字東坡，正用

此事以玉兒爲玉奴誤也。又過岐亭陳季常詩。不見盧懷慎。烝壺似烝鴨。按盧氏雜記。鄭餘慶約客食。戒中廚爛烝。去毛勿拗項折。客謂烝鷺鴨。既就食。各置烝壺。蘆一枚于前。則烝壺似烝鴨者。鄭餘慶非盧懷慎。亦誤也。又送子由出疆詩。憶昔庚寅降屈原。旋看蠟鳳戲僧虔。按南史。王曇首內集。聽子孫爲戲。僧達跳地作虎子。孫虔累十二博碁。不墜落。僧綽采蠟燭作鳳皇。則以蠟鳳戲者。僧綽非僧虔。亦誤也。又和徐積詩。殺雞未肯邀季路。裹飯應須問子來。按莊子。子輿與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。子輿曰。子桑殆疾矣。裹飯往食之。則裹飯者子輿。非子來。亦誤也。又謝黃師是送酒詩。偶逢元放覓拄杖。不覺麴生來坐隅。檢左慈元放傳。無拄杖酒事。按抱朴子列仙傳。孔元方每飲酒。以拄杖卓地倚之。倒其身。頭在下。足在上。則拄杖酒事。乃孔元方。非左元放。亦誤也。又和李邦直詩。恨無揚子一區宅。嬾臥元龍百尺樓。按陳登字元龍。許汜與劉備在。劉表坐。表與備共論天下人。汜曰。陳元龍湖海之士。豪氣不除。備問汜寧有事邪。汜曰。昔過下邳。見元龍。元龍無客主之意。久不相與語。自上大牀臥。使客臥下牀。備曰。君有國士之名。今天下大亂。無救世之意。而求田問舍。言無可采。是元龍所諱也。何當與君語。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。臥君于地。何止上下牀之間邪。表大笑。則百尺樓者。劉備非元龍。亦誤也。又豆粥詩。溼薪破竈自燎衣。饑寒頓解劉文叔。按漢史。王郎起。光武自薊東南馳。至南宮縣。遇大風雨。引車入道旁空舍。馮異抱薪。鄧禹爇火。光武對竈燎衣。馮異進麥飯。非豆粥。若蕪羹。亭豆粥。則無溼薪破竈燎衣等事。亦誤也。文和劉景文聽琵琶詩。猶勝江左狂靈運。共鬪東昏百草鬚。按唐劉夢得嘉話。晉謝靈運美鬚。

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塑像鬚。寺人寶惜。初無虧損。至中宗朝。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。欲廣物色。令馳驛取之。又恐爲他所得。盡棄其餘。則以靈蓮鬚鬪百草者。唐安樂公主。非齊東昏侯。亦誤也。又會獵詩。不向如皐閑射雉。歸來何以得卿卿。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。賈大夫娶妻美。御以如皐射雉獲之。杜氏注。爲妻御之皐澤。則如當訓之。非地名。亦誤也。又海市詩。潮陽太守南遷歸。喜見石廩堆祝融。按韓退之謁衡嶽詩。紫蓋連延接天柱。石廩騰擲堆祝融。又云。竄逐蠻夷。幸不死。故以爲退之遷潮陽歸日作。是未詳退之先謫陽山令。徙掾江陵日。委舟湘流。往觀衡嶽之語。乃云潮陽太守南遷歸。亦誤也。周詩大如嗣徽音者。大如嗣大任耳。大任于大如君姑也。有嗣之義。司馬文正行狀。二聖嗣位。哲宗于神廟爲子。曰嗣位則可。宣仁后于神廟爲母。曰嗣位則不可。亦誤也。又二疏贊。孝宣中興。以法馭人。殺蓋韓楊。蓋三良臣。先生憐之。振袂脫屣。使知區區不足驕士。三良臣。謂蓋寬饒。韓延壽。楊惲也。意以孝宣殺此三人。故二疏去之耳。按漢史。孝宣地節三年。疏廣爲皇太子太傅。兄子受爲少傅。至元康四年。俱謝病去。後二年。當神雀二年九月。司隸校尉蓋寬饒。下有司自殺。又三年。當五鳳元年十二月。左馮翊韓延壽棄市。又一年。當五鳳二年十二月。平通侯楊惲要斬。皆在二疏去之後。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者。亦誤也。佛書。日月高懸。盲者不見日。喻眇者不識日。眇能視。非盲也。豈不識日。亦誤也。又序謝自然欲過海求師。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。不可到。天台有司馬子微。身居赤城。名在絳闕。可往從之。自然可還。授道于子微。白日仙去。按子微以開元十五年。死于王屋山。自然生于大歷五年。至貞元十年。

仙去。是子微死四十三年。自然始生。乃云。自然授道于子微。亦誤也。東坡信天下後世者。寧有誤邪。予應之曰。東坡累語千百。尙信天下後世也。童子更曰。有是言。凡學者之誤。亦許矣。予曰。爾非東坡奈何。程文簡公父元白。官止縣令。以文簡貴。贈太師。類無可書。歐陽公追作神道碑。至九百餘言。世以爲難。韓忠獻公會祖。惟古無官。以忠獻貴。贈太保。益無可書。李邦直追作神道碑。至三百餘言。其文無一贅語。世尤以爲難也。

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。擊歐陽公。如曰。具官某。首開邪議。妄引經證。以枉道悅人主。以近利負先帝者。凡十四章。具載獻可奏議中。司馬文正作序。乃首載歐陽公諫臣論。以爲誠言。文正之意。以獻可可能盡歐陽公所書諫臣之事。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歟。抑以歐陽公但能言之。獻可實能行之也。不然。獻可排歐陽公爲邪。反以歐陽公之論。序獻可之奏。又以爲誠言可乎。歐陽公晚著濮議一書。專與獻可諸公辨。獨歸過獻可爲甚矣。

孔子自謂不及顏回。曹孟德祭橋元文云爾。東坡醉白堂記亦云。

宋元王二年。江使神龜使于河。至于泉陽。漁者豫且。舉網得之。龜來見夢于宋元王。夢見一丈夫。延頸而長頭。衣元繡之衣。而乘輜車云云。出史記龜策列傳。韓退之孟東野失子詩云。東野夜得夢。有夫元衣巾。實用此事。

東坡旣遷黃岡。京師盛傳白日仙去。神廟聞之。對左丞蒲宗孟。嘆惜久之。故東坡謝表有云。疾病連年。人

皆相傳爲已死。饑寒併日。臣亦自厭其餘生也。

曾南豐讀歐陽公畫錦堂記。來治于相。眞州東園記。泛以畫舫之舟。二語皆以爲病。

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七

嘉祐六年三月，仁皇帝幸後苑，召宰執侍從，臺諫館閣以下，賞花釣魚。中觴上賦詩，晴旭暉暉，花盡開，氤氳花氣，好風來，游絲罥絮，縈行仗，墮藥飄香入酒杯。魚躍紋波，時潑刺，鶯流深樹，久徘徊。青春朝野，方無事，故許歡遊，近侍陪宰，相韓琦、樞密曾公亮、參政張昇、孫抃、副樞歐陽脩、陳旭以下，皆和帝。獨稱賞韓琦，輕陰閣雨，迎天步，寒色留春，送壽杯之句。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久疾在告，明日和詩來上，帝覽之，已悵然，不數日祁薨，益加震悼云。

真宗嘗問楊大年見比紅兒詩否，大年失對，每語子孫爲恨。後諸孫有得于相國寺庭，雜賣故書中者，蓋唐末羅蚪、羅鄴、羅隱兄弟俱有文，時號三羅。蚪登科，從事坊州，有營妓小字紅兒，先爲郡將所嬖，人不敢近。蚪亦悅之，郡將不能容，蚪棄官去。然于紅兒猶不忘也。擬諸美物，作比紅兒詩百首，事出摭言，亦略見太平廣記中，大年不知何也。

嘉祐中，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，宜在館閣。仁皇帝曰：「能賦一見天顏，萬人喜。」卻回宮路，樂聲長者也。蓋帝幸景靈宮，堯臣有詩，或傳入禁中，帝愛此二語，召試賜等，竟不登館閣以死。兗州之東有漏澤，每夏中頻雨，則積水彌望，至秋分後，聲起水中如雷，一夕盡涸，初不可測。奇石林立，或尋其下得穴，水自此入。李衛公平泉有石刻，字曰漏澤，作亭其前，曰魯石。有詩云：「魯客持相贈，瓊瓊乃

不如者。究之漏澤石也。

國史補載韓退之好奇。與客登華山絕峯。度不可返。發狂慟哭。賴華陰令百計取得之。或云無是事。予讀退之答張徹詩云。洛邑得休告。華山窮絕徑。倚巖睨海浪。引袖拂天星。日駕此回轡。金神所司刑。泉紳拖脩白。石劍攢高青。磴蘇達拳跼。梯飈颭伶俜。悔狂已咋齒。垂誠仍鐫銘。可信國史補不妥。

韓退之使鎮州。題壽陽驛云。風光欲動別長安。春半邊城特地寒。不見園花并巷柳。馬頭唯有月團團。鎮州歸再賦云。別來楊柳街頭樹。擺撼春風祗欲飛。還喜小園桃李在。留花不發待郎歸。孫子陽爲予言。近時壽陽驛。發地得二詩石。唐人跋云。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。歸途聞風柳已去。故云。後張籍祭退之詩云。乃出二侍女。合彈琵琶箏者。非此二人邪。

錢昭度有食梨詩云。西南片月充腸冷。二八飛泉繞齒寒。予讀樂府解題。井謎云。二八三八。飛泉仰流。蓋二八三八爲五八。五八四十也。四十爲井字。

黃魯直詩云。山椒欲雨好雲氣。湖面迎風生水紋。汪彥章用其體云。野田無雨出龜兆。湖水得風生穀紋。昔宋景文問晏元獻。劉夢得灤西春水穀紋生。生字當作何義。元獻云。作生于穀紋。意不合。當作生熟之生。景文歎服。以爲妙語。今彥章以生對出。則作生長之生矣。豈不聞元獻之說邪。

王元之濟州人。年七八歲。已能文。畢文簡公爲郡從事。始知之。聞其家以磨麵爲生。因令作磨詩。元之不思以對。但存心裏正。無愁眼下遲。若人輕着力。便是轉身時。文簡大奇之。留于子弟中講學。一日太守

席上出詩句。鸚鵡能言。爭似鳳。坐客皆未有對。文簡寫之屏間。元之書其下。蜘蛛雖巧。不如蠶。文簡歎息曰。經綸之才也。遂加以衣冠。呼爲小友。至文簡入相。元之已掌書命矣。

唐人知貢舉者。有詩云。梧桐葉落井亭陰。鑰閉朱門試院深。嘗是昔年辛苦地。不將今日負初心。後爲下

第者。裁作五言以誚之。出風齋記。

余嘗見南唐李侯撮襟書宮人慶奴扇云。風情漸老見春羞。到處銷魂感舊遊。多謝長條似相識。強垂煙態拂人頭。

唐荊州每解送舉人。多不成名。號曰天荒。至劉蛻舍人。以荊州解及第。號破天荒。東坡嘗以詩二句。遺瓊州進士姜唐佐。滄海何曾斷地脉。白袍端合破天荒。用此事也。題其後云。待子及第。當續後句。後唐佐自廣州隨計過許昌。見潁濱時。東坡已下世。相持出涕。潁濱爲足成其詩云。生長茅間有異方。風流稷下古諸姜。適從瓊管魚龍窟。秀出羊城翰墨場。滄海何曾斷地脉。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錦衣他日千人看。始信東坡眼目長。

李士寧蓬州人。有異術。王荊公所謂李生坦蕩蕩。所見實奇哉者。熙寧中。宗室世居獄。連士寧。呂惠卿初叛荊公。欲深文之。以侵荊公。神宗覺之。亟復相荊公。荊公平生好辭官。不復辭。自金陵連日夜以來。惠卿罷去。士寧止從編置。初。士寧贈荊公詩。多全用古人句。荊公問之。則曰。意到即可用。不必皆自己出。又問古有此律否。士寧笑曰。孝經孔子作也。每章必引古詩。孔子豈不能自作詩者。亦所謂意到即可。

用不必皆自己出也。荆公大然之。至辭位遷觀音院。題薛能陸龜蒙二詩于壁云。江上悠悠不見人。十年一覺夢中身。慙慙爲解丁香結。放出枝頭自在春。蠟屐尋苔認舊蹤。隔溪遙見夕陽春。當年諸葛成何事。只合終身作臥龍。用士寧體也。後又多集古句。如胡笳曲之類不一。夫子曳杖之歌。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語。唐天寶中。長安雨水冰。寧王薨。謠曰。冬凌樹稼達官怕。熙寧中。京師雨水冰。又華山崩。阜頭谷數千百丈。壓七村之人。時王荆公爲相。變亂典常。徵斂財利。識者危之。適韓魏公薨。荆公作挽詩云。木稼曾聞達官怕。山頽果見哲人萎。遂以魏公當之。潘邠老云。花妥鸞梢。蛙溪喧獺。趨魚妥音墮。乃韻邠老不知秦音。以落爲妥上聲。如曰雨妥花妥之類。少陵秦人也。

唐詩家有假對律。曰。牀頭兩甕地黃酒。架上一封天子書。又三人鐫腳坐。一夜掉頭吟。又鬢欲靑。女官猶佐子男等句是也。或鄙其不韻。如杜子美枸杞因吾有。雞棲奈汝何。又飲子頻通汗。懷君想報珠。杜牧之當時物議朱雲小。後代聲名白日懸。亦用此律也。

經來白馬寺。僧到赤烏年。唐僧靈澈語。東坡海會殿上梁文。全取之。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。形天無千歲。蓋校本之誤。迺形天舞干戚耳。按山海經。海中有獸名形天。每出水必銜干戚而舞云。

王荆公步月中山。蔣穎叔爲發運使過之。傳呼甚寵。荆公意不悅。穎叔喜談禪。荆公有詩云。怪見傳呼殺風景。不知禪客夜相投。按李義山雜纂。殺風景門。月下傳呼。用此事。

唐史中和四年六月。時普以黃巢首上行在者。僞也。東西二都。舊老相傳。黃巢實不死。其爲尙讓所急。陷

太山狼虎谷。乃自髡爲僧得脫。往投河南尹張全義。故巢黨也。各不敢識。但作南禪寺以舍之。予數至南禪壁間畫僧巢也。其狀不逾中人。唯正蛇眼爲異耳。老人言更有故寫真絹本尤奇。巢題詩其上云。猶憶當年草上飛。鐵衣脫盡挂僧衣。天津橋上無人識。獨凭闌干看落暉。爲李易初取也。

慶歷中翰林侍讀學士淑守鄭州。題周少主陵云。弄耜牽車挽鼓催。不知門外倒戈回。荒墳斷隴才三尺。剛道房陵半仗來。時上命淑作陳文惠公堯佐墓銘。淑書堯佐好爲小詩。間有奇句。及有尫侮弗咸等語。陳氏子弟請易去。淑以文先奏御。不可易。陳氏子弟恨之。刻淑周陵詩于石。指倒戈爲謗。上亦以藝祖應天順人。非逼伐而取之。落淑學士。淑上章辨。尙書之義。蓋紂之前徒。自倒戈攻紂。非武王倒戈也。上知淑深于經術。待之如初。宋內翰祁曰。白公云。戶大嫌甜酒。才高笑小詩。其獻臣之謂乎。獻臣淑之字也。爲文尤古奧。有樊宗師體。

王羲之傳。山陰道士好養鵞。羲之往觀。意甚悅。欲得之。道士云。爲寫道德經。當舉羣相贈。羲之欣然寫畢。籠鵞以去。李太白送賀監詩。乃云。鑑湖流水春始波。狂子歸舟逸興多。山陰道士如相見。應寫黃庭換白鵞。世人有以右軍寫黃庭經換鵞者。又承太白之誤耳。李太白俠客行云。事了拂衣去。深藏身與名。元微之俠客行云。俠客不怕死。怕死事不成。事成不肯藏姓名。或云二詩同詠俠客。而意不同如此。予謂不然。太白詠俠不肯受報。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。微之詠俠。欲有聞于後世。如聶政姊之死。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。

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。本顏之推。至于陶冶性情。從容諷諫。入其滋味。亦樂事也。又少陵悲君隨燕雀。薄宦走風塵。本陳勝與人傭耕之語也。又少陵上君白玉堂。侍君金華省。本班固自敍。時上方嚮學。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。尙書論語。金華殿中也。又少陵露井凍銀牀。本晉書樂志。淮南篇後園鑿井。銀作牀。金餅素練汲寒漿也。又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。本沈雲卿。船如天上坐。人似鏡中行。船如天上去。魚似鏡中懸也。或以此論少陵之妙。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。不但有所本也。三百篇之作。果何本哉。

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

歐陽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。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。曰。杜子美不道也。予謂約以子美律詩。青天外。其可以白鷺洲爲偶也。

退之石鼓詩。體子美八分歌也。

羲農去我久。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。彌縫使其淳。鳳鳥雖不至。禮樂暫時新。洙泗輟微響。漂流逮狂秦。詩書復何罪。一朝成灰塵。區區諸老翁。爲事誠慙慙。如何絕世下。六籍無一親。終日馳車去。不見所問津。若復不快飲。空負頭上巾。但恨多謬誤。君當恕醉人。予昔與蘇仲虎。會清溪真覺僧房。客有出東坡書淵明此詩者。仲虎曰。大父平生愛寫此詩。予士友間數見之。予曰。伏羲神農出上古。所謂莫之爲而任其自然。下此始有傳。然事多僞而不實。孔子特彌縫之。使天下後世曰。聖人而不敢議。功德被于堯舜以降。其賢豈不遠哉。如汲郡魏襄王冢中所得竹簡文字。淵明固不廢也。東坡論武王非聖人。不知言者已駭然不服。其可與論淵明此意也。仲虎不覺起立曰。可畏哉淵明。故反曰。吾醉中謬言當恕也。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。同爲昭陵侍臣。其學問文章。勢不相下。然相樂也。歐陽公喜韓退之文。皆成誦。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。每戲曰。永叔于韓文。有公取。有竊取。竊取者無數。公取者粗可數。永叔贈僧云。韓子亦嘗謂。收斂加冠巾。乃退之送僧澄觀。我欲收斂加冠巾也。永叔聚星堂燕集云。退之嘗有云。

青蒿倚長松。乃退之醉留孟東野。自慚青蒿倚長松也。非公取乎。歐陽公以退之讀墨子。不相用不足爲孔墨。爲叛道。中原父笑曰。永叔無傷事主也。

杜子美飲中八仙歌。其句云。左相日興費萬錢。飲如長鯨吸百川。銜杯樂聖稱世賢。世賢二字。殆不可曉。或云世字當作避字。寫本誤也。蓋左相者。李適之也。有直聲。右相李林甫姦邪。適之議論數不同。自免去。有詩云。避賢初罷相。樂聖且銜杯。試問門前客。今朝幾箇來。子美銜杯樂聖稱避賢者。正用適之詩語也。

韓退之與孟東野鬪雞聯句。有云。神槌困朱亥。古本云。袖槌用史記。朱亥袖四十斤鐵槌。殺晉鄙事也。韓熙載畜妓樂數百人。奉入爲妓爭奪以盡。至貧乏無以給。夕則敝衣屨。作瞽者。負獨絃琴。隨房歌鼓。以丐飲食。東坡謝元長老衲裾詩云。欲教乞食歌姬院。故與雲山舊衲衣。用其事也。然予獨未達東坡之意。

古樂府。藁砧今何在。山上復有山。何當大刀頭。破鏡飛上天。藁砧鉄也。問夫何在。重山出字。夫出也。何當大刀頭。刀頭有環。何時還也。破鏡飛上天。月半還也。如李義山。空看小垂手。忽問大刀頭。宋子京。曾損歸書憑鯉尾。莫令殘月誤刀頭。俱用此事云。

杜子美贈韋左丞詩。竊効貢公喜。難甘原憲貧。原憲貧所自不一。貢公喜注。引王陽入仕。貢禹彈冠。事雖是。而無貢公喜三字。予讀劉孝標廣絕交論云。王陽登則貢公喜。此其自也。